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沙俄侵华史

第二卷

参考书
俄罗斯帝国
对华政策
PDG

说 明

本书第二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编写组集体编写的，参加编写工作的有余绳武、徐曰彪、刘存宽、吕一燃、谢本书（云南大学）。

第二卷稿本承一些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志审阅，给我们很大帮助，谨此致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九七七年九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尼布楚条约》后一百五十年间	
沙俄侵略黑龙江的野心	5—52
第一节 一六八九年以后清政府对黑龙江以北、 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管辖	5
第二节 从彼得一世到尼古拉一世沙俄侵吞黑龙 江的一贯图谋	26
一、彼得一世侵吞黑龙江的野心	26
二、“收复失地”的疯狂叫嚣和“假道”黑龙江 的无理要求	29
三、叶卡捷琳娜二世陈兵中俄边境，图谋“远 征黑龙江”	37
四、十八世纪末叶起，沙俄加紧窥伺黑龙江	43
第二章 沙俄重新武装入侵我国黑龙江地区	
和逼签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 约》	53—164
第一节 沙俄武力侵占黑龙江地区的准备	53
第二节 涅维尔斯科依为首的沙俄海军入侵黑龙 江下游地区	71

第三节	沙俄哥萨克军对黑龙江地区的大举入侵	96
第四节	中俄阔吞屯“谈判”和沙俄对黑龙江地区的武装入侵的继续扩大	108
第五节	穆拉维约夫武力逼签中俄《瑷珲条约》	125
一、	沙俄侵略军兵临瑷珲城下	125
二、	在沙俄炮口下进行的瑷珲“谈判”	127
三、	《瑷珲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136
第六节	普提雅廷的侵略使命和中俄《天津条约》的订立	143
第三章	沙俄武力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迫订中俄《北京条约》	165—243
第一节	沙俄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军事占领	165
第二节	彼罗夫斯基的敲诈勒索和布多戈斯基的“勘界”活动	177
第三节	伊格纳切夫使华及其与肃顺的交涉	185
第四节	伊格纳切夫与英、法、美的勾结和中俄《北京条约》的缔结	198
第五节	中俄《勘分东界约记》和《珲春东界约》的订立	219
第六节	沙俄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的殖民统治和中国人民的抗俄斗争	229
第四章	沙俄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罪恶活动	244—259
附录一	中文参考书目	260
附录二	俄文参考书目	263

附录三 西文参考书目	276
附录四 俄汉人名对照表	284
附录五 俄汉地名对照表	290

地图目录

1849—1853年沙俄海军武装入侵我国黑龙江下游、 库页岛示意图	72—73
沙俄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占我国 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示意图	166—167

插图目录

库页人	15
费雅喀人	16
清朝德勒恩衙门	19
清朝官员向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居民征收贡赋	19
一七七五年三姓副都统给库页岛姓长的谕令	20
黑龙江北岸的中国村庄	22
首次从海上侵入黑龙江的沙俄兵船“贝加尔”号	77
一七一八年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黑龙江口和 库页岛	80
沙俄在庙街强建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	84
沙俄侵略军在哈吉湾(皇帝港)强建的康士坦丁 哨所	94
俄国武装船队强行通过瑷珲(一八五四年)	102
沙俄占领下的阔吞屯(马林斯克)	104
俄国兵船云集阔吞屯(一八五四年)	104
沙俄占领下的海兰泡	138

沙俄占领下的伯力（哈巴罗夫斯克）	167
沙俄侵略军在伯力附近强建的营舍	168
沙俄占领下的扎依（索菲斯克）	169
沙俄占领下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	173
吴大澂等会勘中俄边界铜柱铭文	227
薛焕为沙俄“会剿”太平军、“代运南漕”知照	
吴煦的密札（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252
“中外会防公所”吴云等人为英、法、俄侵略军	
“出队攻打王家寺”给吴煦的情报（一八六二年四月四日）	255
沙俄公使巴留捷克为波波夫带领兵船来华镇压太平军致清政府的照会（一八六二年十月十日）	257

前　　言

十九世纪中叶，沙皇俄国正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老朽的农奴制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崩溃。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反封建斗争和非俄罗斯族地区反抗殖民压迫的斗争此伏彼起。俄国贵族农奴主阶级为了转移群众斗争目标，缓和国内矛盾，维护专制统治，扩大剥削范围，力图加紧对外扩张。与此同时，在俄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日益孕育成熟，使用近代机器的工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农奴制的继续存在，严重地束缚了国内市场的扩大；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晚，又限制了它在国外的竞争能力。沙皇政府虽然采取高筑关税壁垒、扩大国家订货、发展交通运输等一系列扶植资本主义的措施，仍然不能满足资产阶级与日俱增的对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要求。俄国资产阶级渴望征服更多的殖民地，直接用武力夺取市场。这样，俄国农奴主阶级和后起的俄国资产阶级，都疯狂地要求扩张领土。地主阶级传统的扩张野心一经与资产阶级夺取市场的贪欲相结合，就使沙皇俄国的侵略性空前增长。

在沙皇尼古拉一世（一八二五——一八五五年）统治年代和亚历山大二世（一八五五——一八八一年）统治初期，俄国政府继续在欧、亚两洲的广大地域内，实行野

蛮的对外扩张，“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① 在西方，“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尤其是这个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② 在东方，它先后发动对波斯和土耳其的战争，夺走高加索地区的大片土地；修筑漫长的堡垒线，逐步蚕食哈萨克草原，武力侵入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并觊觎浩罕和希瓦等汗国，准备征服整个中亚；此外，它还对日本怀着不可抑制的侵略野心。

辽阔富饶的中国黑龙江流域，历来是沙俄眼中的一块肥肉。《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俄国统治集团妄念未消，继续窥伺这片中国领土，不断制定新的入侵计划。但是，由于当时清政府还有比较强大的自卫力量，沙俄的图谋未能得逞。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半殖民地，这就使沙俄得到趁虚而入的机会。

一八四七年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标志着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进入了行动阶段。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年，沙皇政府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

①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页。

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5—546页。

国领土，并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为进一步侵吞中国大片土地制造了“根据”。此外，沙俄还扩大了对中国的陆路通商权，攫取了海路通商权、领事裁判权、内地传教权以及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侵略特权。这些条约的内容表明：它们违反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庄严规定，粗暴地践踏国与国交往的平等原则，严重地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彻头彻尾的奴役性、掠夺性条约。

应当着重指出，这三个强盗条约全都是沙俄武力侵华政策的产物。沙皇政府一贯奉行“以实际占领作为外交交涉后盾”的方针，《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订立前，就已穷凶极恶地出动大批军队，先后抢占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蓄意把武力侵占的既成事实强加于中国。与此同时，沙俄不择手段，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有利时机，勾结英、法侵华联军，趁火打劫，一面要弄阴谋，伪装调停，扮演“诚实掮客”；一面张牙舞爪，实行武力恫吓和外交讹诈，叫嚷要联合英、法对华作战，逼迫清政府接受它的蛮横要求。三个中俄条约，就是用这种巧取豪夺的卑劣手段强迫缔结的。

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指出：“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①恩格斯也指出，俄国插手第二次鸦片战争，“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利益以外”，

^①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

还“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①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俄国掠夺中国大片领土的罪行，阐明了这些中俄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证明了沙俄实际上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取得侵略实利最多的一个国家。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关系发生显著的变化。外国侵略者为了巩固和扩大从清政府手中得到的权益，对清政府由打到拉，加紧笼络和控制；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为了扑灭人民革命的烈火，也不惜牺牲国家主权，乞求这些外国侵略者给予“援助”。这样，自《北京条约》签订后，便出现中外反动派公开勾结、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险恶局面。沙皇俄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充当了绞杀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

沙皇俄国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武装干涉，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怒火。在上海附近的王家寺等地，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同有沙俄参加的中外反革命武装展开血战，狠狠地打击了来犯之敌；在辽阔的东北边疆，各族人民奋起反抗沙俄的武装入侵；直到沙俄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许多年以后，当地人民还坚持武装抗俄斗争。历史证明，沙俄侵略者用大炮吓倒了腐朽的清政府，但他们永远吓不倒英雄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亿万中国人民！

^①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37页。

第一章

《尼布楚条约》后一百五十年间 沙俄侵略黑龙江的野心

第一节 一六八九年以后清政府对黑龙江 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管辖

我国东北第一大河黑龙江，源远流长，水势壮阔，奔腾入海。巍峨的外兴安岭，绵亘数千里，是江北原野的天然屏障。江口东南，库页岛象巨鲸卧伏在碧波万里的太平洋之滨，与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隔海相望。在这辽阔的地域，山河壮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在这里居住繁衍，用辛勤的劳动，开发和建设了祖国的东北边疆。

正如本书第一卷所述，在十七世纪中叶，沙俄殖民强盗曾经武装侵入黑龙江流域，妄图把这片中国河山攫为己有。由于中国军民奋起反击，才使它不得不停止侵略战争。一六八九年，中俄双方经过平等协商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是中国领土。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即派遣官吏查勘中俄东界，并在额尔古纳河口和格尔必齐河口树立界碑，碑上刻有满、汉、蒙、俄和拉丁五种文字的《尼布楚条约》约文。一七〇九——一七一〇年，康熙帝（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① 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在清政府任职的西方传教士雷孝思（原名雷易）、杜德美（原名比埃尔·雅多）和弗里德里等人。他们远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等地，测绘了北至外兴安岭的全部东北地图。^② 在行政上，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库页岛，是黑龙江将军和宁古塔将军（从一七五七年起改称吉林将军）的辖区。黑龙江中、上游一带，“北至外兴安岭”，“西北至格尔必齐河”，“东至外兴安岭之兴（亨）滚河（源）”，“东南至毕占河”，属黑龙江城副都统管辖。亨滚河河源和毕占河以东，“东北至飞牙喀（费雅喀）……海界（鄂霍次克海）”，“东南至希喀塔（锡霍特山脉）……海界（日本海）”，包括被称为“宁古塔所属大洲”的库页岛，都属宁古塔副都统管辖。^③

为了保卫东北边疆，防止沙俄“侵界”，在《尼布楚条

① 《康熙实录》，第246卷，第9页。

② 一七一八年，这些地图和国内其他地区测绘的地图编在一起，进呈康熙帝，名曰《皇舆全览图》（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载《地学杂志》第18卷第3期。并参看康熙《皇舆全览图》）。

③ 《盛京通志》，乾隆元年版，第12卷；嘉庆《大清一统志》，第67卷；何秋涛：《朔方备乘》，第22卷，《库页附近诸岛考》。

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就开始实行严格的巡查边境的制度。康熙时人方式济在《龙沙纪略》一书中记载：每年五月，由卜魁（齐齐哈尔）、墨尔根（嫩江）和瑷珲三城，“各遣大弁率百人巡边，至鄂尔姑纳河（额尔古纳河），河以西俄罗斯地，察视东岸沙草有无牧痕，防侵界也。往返各五六十日。”“艾浑（瑷珲）往者，从黑龙江溯舟北上，折而西，过雅克萨故墟，至界碑（即格尔必齐河界碑）”。^①一七六五年，黑龙江将军富僧阿在奏折中也详细地报告巡边的路线和地点：一路自黑龙江至格尔必齐河口，然后自该河口北上至外兴安岭；一路自黑龙江入精奇里江，北行至该河上源托克河口，^②然后至外兴安岭；一路自精奇里江入西林木迪河，经该河上源英肯河^③，至外兴安岭；一路自牛满河经西林木迪河至外兴安岭。根据富僧阿的报告，清政府进一步具体规定：“打牲总管每年派章京、骁骑校、兵丁，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托克、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希^④、西里木第（即西林木迪）两河间遍查，回报总管，转报将军。三年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即外兴安岭）巡查一次，回时呈报。其黑龙江官兵每年

① 方式济：《龙沙纪略》，《述本堂诗集》本，第15页。

② 托克河，在瑷珲“城西北一千六百四十里，源出兴安岭（即外兴安岭），东南入精奇里江。”见《盛京通志》，乾隆元年版，第14卷。

③ 英肯河，也叫英星河，在瑷珲“城北一千五百里，源出兴安岭（即外兴安岭），南入西里木地（西林木迪）河。”见《盛京通志》，乾隆元年版，第14卷。

④ 鄂勒希河，也作鄂勒喜河，是牛满河（今苏联布列亚河）的上源（该河位置见《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

巡查格尔必齐河口照此，三年亦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年终报部。”^①从此以后，每年五、六月间，便由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三城副都统各派协领一员，佐领、骁骑校各二员，兵丁共二百四十名，分三路至格尔必齐河口、额尔古纳河口、墨里勒克、楚尔海图（祖鲁海图）等处巡视，“谓之察边”。三路察边队伍到达目的地后，“各书銜名月日于木牌，瘞山上，明年察边者取归，以呈将军、副都统，又各瘞木牌以备后来考验，以此为例。”^②在黑龙江等城官兵巡查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的同时，布特哈总管则派遣章京、骁骑校、兵丁等巡查精奇里江、托克河口、英肯河口、西林木迪河、牛满河和西勒莫德河等处，并在这些地方垒立石堆，称为“封堆”或“鄂博”，以标示每年巡查必须到达的地点。外兴安岭山梁和发源于外兴安岭南坡的各河源，则每隔三年由黑龙江副都统和布特哈总管派遣官兵巡查。各路官兵在巡查期间，如“遇有越境之俄罗斯，即行捕送将军，请旨办理”。^③这种定期巡边的制度，始终贯彻执行，从未间断。^④黑龙江下游一带，则由三姓

① 《清高宗实录》，第743卷，第4—5页。

② 西清：《黑龙江外记》，第5卷。

③ 《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版，第52卷。

④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以下简称《始末》）第3卷第2至3页载：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十一月署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等奏：“查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奏定章程，每年派黑龙江城官兵前往格尔必齐河口巡查边界一次，又每届三年赴格尔必齐河源至（外）兴安岭梁巡查一次。惟上年新定和约（中俄《北京条约》）内载，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石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等语。今黑龙江城

副都统派遣官兵巡查。一八五〇年到黑龙江下游旅行的天主教士维诺尔特也证实：清朝官员每年率领“一支拥有十二到十五只船的小舰队”到黑龙江下游巡查，并派官兵到木城^⑤去，防止高级地方官吏包庇走私贩。^⑥乌苏里江流域、绥芬河流域和珲春沿海等地，同样年年巡查。三姓副都统和宁古塔副都统负责巡查乌苏里江、绥芬河流域，珲春协领负责巡查珲春沿海一带，“事竣后，将经由地方情形，汇奏一次。”^⑦

清政府还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设立许多卡伦，派遣官兵驻守。“卡伦”是满语，也称“喀伦”，即哨所。^⑧设在黑龙江以北地区的有乌鲁苏穆丹卡伦（位于今苏联境内布谢西北），精奇里江卡伦，毕拉河口卡伦（毕拉河是精奇里江的支流），苏楚纳卡伦（苏楚纳河是西林木迪河的支流），博屯河附近的布特哈检貂卡伦，牛满河卡伦和黑龙江与松花江会合处北岸的黑龙江口卡伦等。这些卡伦除博屯河附近的检貂卡伦归布特哈衙门管辖外，
巡查官兵，如仍照往年查至格尔必齐河河源并（外）兴安岭梁等处，即深入俄夷地界，与新定和约不符，……是以本年巡查边界官兵……将巡查江左河道一差裁撤。”由此可见，直到一八六一年，才停止巡查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边界。

⑤ 这里所说的“木城”，位于黑龙江下游敦敦河口附近。敦敦河即今苏联阿纽依河。

⑥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1861年伦敦出版，第104页。

⑦ 嘉庆《大清会典》，第13卷。

⑧ 西清《黑龙江外记》第2卷记载：“更番候望之所曰台，国语（满语）谓之喀伦，俗称卡路。”嘉庆《大清会典》第52卷也载：“于要隘处设官兵瞭望曰卡伦。”

其余各卡都归黑龙江城副都统管辖。^①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有设在伯力附近图勒密的乌苏里江口卡伦，设在海参崴以东的西林河卡伦和雅兰河卡伦，设在绥芬河流域的绥芬河卡伦，^②设在珲春东部沿海的蒙古河卡伦、图拉木卡伦和朱伦卡伦等。^③这些卡伦，分别由三姓副都统、宁古塔副都统和珲春协领管辖。清政府在黑龙江以北设置卡伦主要是为了“防御俄罗斯”；^④在乌苏里江以东设置卡伦主要是为了防止满、汉人等私挖人参；设置布特哈检貂卡伦则是为了征收赋税。此外，各卡伦还有稽查行人和传递公文等项任务。在上述地区设置卡伦和派兵巡查边境，都是清政府在自己领土上行使主权的明证。

其实，从《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官方也无法否认中国在上述地区的领土主权。它曾多次应清政府的要求，将违反《尼布楚条约》越界闯入黑龙江地区的俄国人逮捕治罪，“有割耳鼻者，亦有砍手者，大辟者。”^⑤例如一六九三和一六九四年，清政府曾两次致函俄国，抗议俄

① 《盛京通志》，乾隆元年版，第16卷；《清朝文献通考》，第271卷，西清；《黑龙江外记》，第2卷；何秋涛：《朔方备乘》，第10卷，《北徼喀伦考》；《黑龙江志稿》，第3卷；《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77卷，第1—2页。

② 《清高宗实录》，第269卷，第11—12页；咸丰朝《始末》，第30卷，第1页。

③ 《清高宗实录》，第276卷，第5—6页；萨英额：《吉林外纪》，第3卷。蒙古河、图拉木和朱伦卡伦，以设在蒙古河、图拉木河和朱伦河畔而得名。这几条河，都在今苏联境内，东南流入日本海。

④ 《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版，第33卷。

⑤ 图理琛：《异域录》，卷上，

国人偷越边界到精奇里江上游一带捕貂，指出这是违约侵犯中国领土的严重行为，要求俄国政府查拿和惩办越界者，禁止此后发生这类事件，以保证两国边界的安宁。在清政府的要求下，俄国有关当局按照《尼布楚条约》规定逮捕并惩处了私越边界的人。^①为此，沙俄尼布楚统领加加林致函清内大臣索额图说：为了使今后不致因有人逾越两国使臣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所划定的国界而引起争端，为了使今后不致因有人由我国大君主皇帝陛下境内越界而破坏和好条约，鄙人钦遵我国大皇帝陛下谕旨，当责国差官之面，已将四名主犯处以死刑，六名胁从也予以鞭笞和割耳的处分。对于其余尚未查获的越界者，一旦查获，也将根据和好条约，予以惩处。一七七九年，俄国政府又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将偷越边界进入黑龙江地区的十七名俄国人，“俱擒向交界处，与天朝（中国）人当面治罪。”^②俄国出版的地图也承认，外兴安岭以南是中国领土，例如一七四五年帝俄科学院出版的《全俄罗斯地图集》，就是依照《尼布楚条约》的规定标示中俄边界的。^③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曾承认：“斯塔诺夫山脉（即外兴安岭）南坡，按照《尼布楚条约》”，“无疑是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15卷，《尼布楚城考》；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67页。

^② 《清高宗实录》，第1089卷，第26—27页；第1090卷，第1—3页；第1096卷，第17页。

^③ 《全俄罗斯地图集》，1745年出版，1761年拉丁文版，总图，分图第17、19。